

声音

“诗人郑敏去世，‘九叶派’最后一枚叶子落地，抑或说，这是她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到枝头。”

——1月3日，诗人、诗歌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郑敏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天津诗人》总编辑、诗人罗广才在微信里这样写道。

郑敏，1920年出生于北京，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就读哲学系。在西南联大期间开始诗歌创作，1943年开始陆续发表诗歌作品，得到当时诗歌评论界的高度肯定。1949年，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诗集（1942-1947）》，确立了她在中国新诗史上的重要地位。1948年，她赴美国布朗大学就读，获英国文学硕士学位。1955年，她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时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工作，从事英国文学研究。1960年调入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

从上世纪40年代至今的80年间，郑敏始终保持旺盛的创作力。1981年诗集《九叶集》出版，“九叶”诗派由此得名，成为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郑敏也是其中一员。

上世纪90年代，郑敏写下了《我的爱丽斯》一文，将自己数十年来的诗歌创作的心路历程娓娓道来，呈现出一位富有代表性的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精神旅行。80多岁时，她在《诗刊》上发表诗作《最后的诞生》，表达了参透生死后的达观和思想境界。

郑敏生前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哲学打开了我看事物的眼睛，提升了我认知的高度和深度。哲学告诉我们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应该以怎样的视角去认知世界，而诗歌则是艺术化的哲学。”

罗广才说：“郑敏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新诗的创作、中西方诗歌研究、当代西方哲学思想研究、诗歌翻译和教育教学事业，她的译诗和汉语新诗创作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邮票设计不仅是一次艺术创作，更承载了一部分社会责任。”

——1月5日，《壬寅年》特种邮票首发仪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该套邮票由艺术家冯大中设计。在现场，冯大中如此分享了创作生肖邮票的心路历程，表示自己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有义务去勇敢地承担这项工作。

《壬寅年》特种邮票是中国生肖邮票第四轮中的第七套，一套两枚，分别命名为“国运昌隆”和“虎蕴吉祥”。“国运昌隆”描绘了一只气宇轩昂的上山虎形象，矗立远眺、志存高远，传达出国家蒸蒸日上、雄心壮志的含义；“虎蕴吉祥”则描绘了虎妈妈带着两只小虎的温馨场景，寓意儿孙兴旺、家庭美满。

在首发仪式上，冯大中和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刘爱力等共同为《壬寅年》特种邮票揭幕。刘爱力向冯大中颁发《邮票图稿选用证书》，并赠送编号为01的《壬寅年》第一版生肖版票纪念镜框。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康宁在致辞中表示，邮票发行与时代脉搏和社会发展同频共振，生肖邮票作为中国邮票艺术的扛鼎之作，始终坚持邀约名家、融入文化概念、打造邮票精品，为老百姓送上新春的祝福。

1月5日起，消费者可以在全国指定邮政网点、集邮网厅、中国邮政手机客户端以及中国邮政微邮局集邮微信商城购买。（艾林）



《壬寅年》特种邮票 图片来源：中国邮政官网

第十一届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申报启事

主办单位：吴大猷学术基金会

合办单位：Openbook 阅读志、中国科学报社（负责大陆地区申报和初评、复评工作）

赞助单位：台积电文教基金会

(一) 奖励对象

以一般知识分子及青少年为对象的中文自然科学普及著作（包括科学史，不包括科幻），分原创及译作两类。

(二) 奖项

原创及译作分别取金奖及银签奖各1名、佳作奖多名。

另设青少年科普著作特别推荐奖（含原创及译作1-3名，适合10岁以上青少年阅读）。

决选结果于2022年7月初公布，奖金赠予作者及译者。

(三) 参选办法

由出版社报名：每家出版社报名数量最多不超过8本。

由作者自行报名。

由复选或决选评审委员推荐。

参选过的书籍勿再报名。

(四) 参选资格

(申请参选者需附参选著作2册，进入复选者再提供同一著作6册)

(五) 参选截止日期

2022年1月1日起接受报名暨推荐，2022年3月18日截止收件（以邮戳为凭）。

(六) 评选方式

分初选、复选及决选三阶段，各阶段评审将邀请海内外华人科学界知名学者担任。初选及复选阶段由台湾地区及大陆地区分别评选。

(七) 评选标准

以启发性、信(内容丰富正确)、达(表达清楚)、趣(吸引读者、可读性高)为标准，其中“内容正确”为入选之必要条件。翻译奖评选重点包含文本文内容选定和作品翻译水平。

(八) 颁奖典礼

邀请得奖人出席，向大众推荐并向媒体宣传；本会注册的金签及银签标记，由获奖出版社复制后，加印于得奖著作上。

(九) 注意事项

参选作品严禁抄袭，抄袭或不符合参选资格，如发现属实，除取消参赛及得奖资格，追回奖牌、奖金外，一切法律责任自负。

(十) 报名方式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科学号(science_zkxz)

2. 在科学号公众号对话框发送消息“报名”，获取二维码，扫码报名。

3. 扫码报名后，寄送图书至中国科学报社。

收件地址：100190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一条乙三号中国科学报社 401室

联系人：李芸 张文静

联系电话：(010)62580723

猎陨者：低头找「星星」的人

本报记者张文静

猎陨 “它们是什么？从哪里来？又掉落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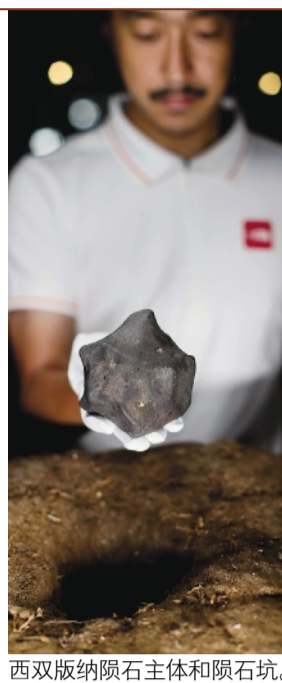
赵志强与陨石结缘始于2007年。那一年，还是能源商人的赵志强到英国开会，在伦敦集市上偶然见到了几块特别的石头，卖家告诉他，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用2000元人民币买了下来，从此迷上了陨石。

几年后，赵志强跟随一个地质队来到新疆库木塔格沙漠，那是他第一次野外猎陨。陨石猎人喜欢去沙漠猎陨，因为沙漠地区气候干燥且无植被，陨石易于保存和发现。

随着经验的增加，赵志强猎陨的范围也不断扩大。2012年，在提前了解了罗布泊陨石保存条件、综合分析了实际情况后，他在罗布泊野人俱乐部武宗云等人的协助下，进入“生命禁区”罗布泊猎陨。

“只有置身罗布泊，你才能深切感受到自身的渺小和脆弱。”赵志强回忆，在罗布泊，见不到生命的痕迹，唯一见到的是动物的枯骨和干枯的草木。

赵志强一行人在罗布泊寻找了20多天，有时赶上沙尘暴突然出现，遮天蔽日，层层黄沙飞



西双版纳陨石主体和陨石坑。

起，足有膝盖高。赵志强和同伴只好戴着面罩，顶着强劲的风沙艰难行走。在帐篷周围，赵志强还时常见到新的狼脚印。有两次，他独自出行，见到这些脚印心里不免发怵，时不时回头看，生怕野狼从背后蹿上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那次罗布泊猎陨行动中，赵志强等人发现并收集到16块“疑似陨石”，其中13块后来被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确认为陨石。

张勃也是国内颇有名气的陨石猎人。他对陨石的兴趣源于2009年在海南的一次环岛骑行。一天晚上，他在三亚海边露营，半夜突然听到几声爆响，三颗火球在天空划过，将整个海岸照得亮如白昼。那一瞬间，张勃深受震撼。“它们是什么？从哪里来？经历了什么？又掉落在哪里？”一连串问号在他脑海里产生。自此之后，从事珠宝生意的张勃开始学习陨石的知识和知识储备和数据支撑上作好十足准备，有目的地寻找陨石。

合 “我们找到陨石，他们找到陨石中的科学含义”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徐伟彪从事陨石研究已有30多年，赵志强是他最早的合作者之一。2012年第一次罗布泊猎陨行动结束后，赵志强顾不上回家，带上16块“疑似陨石”直奔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经鉴定，其中13块被确认为陨石。赵志强代表发现者将陨石的20%作为标本捐赠给天文台，随即将剩下的陨石分成60份赠予了陨石爱好者和收藏家。

几个月后，因为这次发现，国际陨石学会将罗布泊、楼兰、小河墓地和库鲁克塔格山列为陨石富集区，罗布泊陨石融入世界陨石“家谱”。此后一有收获，赵志强和同伴就会将陨石部分捐赠给科研机构。他的行动也带动了一批陨石爱好者的捐赠。

对于张勃来说，他成为陨石猎人就与跟科学家的接触有关。自从在三亚与流星偶然相遇后，张勃就通过多个渠道学习陨石知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徐伟彪，从这位老师那里了解到陨石丰富的内涵和科学意义，也因此结识了很多陨石猎人、收藏者和研究者。在他们的影响下，张勃开始踏上猎陨之旅。

除了将找到的陨石捐赠给科研机构外，张勃还会捐赠给科普机构。2016年，在上海天文馆尚未开工时，张勃就捐赠了四块珍贵的陨石，包括一块稀有的西北非月球陨石、一块降落在青海省果洛州班玛县的目击陨石，还有两块在新疆发现的铁陨石。上海天文馆开馆后，他多次来到馆里给公众讲述寻找陨石的经历、讲解陨石知识。

“陨石猎人的捐赠对我们的科研工作帮助很

大。”徐伟彪告诉《中国科学报》，对这些陨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比如，2016年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就证实在我国新疆境内曾发生过一场规模巨大的陨石雨，其陨落带长达425公里，远超此前世界公认的最大陨石雨。

对于科学家来说，到野外寻找陨石无异于大海捞针，会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收获甚微。2020年底，青海玉树曾发生过一次很大的火流星事件，有很多目击者。后来，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一位年轻的科研人员到玉树调研火流星情况，幸运地从牧民手里得到两块陨石碎片。“但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所以，科研人员一般不会出去找陨石，陨石捐赠成为我们获得研究样品的一条重要渠道。”徐伟彪说。

“我们与科学家形成了一个互补关系，我们找到陨石，他们找到陨石中的科学含义，串联起头尾两端。”张勃说。

捐赠者的热情常常让徐伟彪感动，“还有爱好者会购买有科研价值的陨石捐赠给我们”。徐伟彪也会尽己所能为捐赠者着想，比如只切割一部分留下作为研究样品，有时会申请一些经费付给他们，在写作的论文中也会特意向捐赠者致



张勃手持世界橄榄陨石之王 Esquel。

谢。在徐伟彪看来，这种合作需要达到双赢，否则是不可持续的。在陨石领域，科学家和很多陨石猎人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模式。

科研机构、科学家与陨石爱好者的合作并不总是这样顺利，也有矛盾纠结之处。近年来，随着喜爱和收藏陨石的民众越来越多，很多人将疑似陨石的样本寄到科研机构，甚至不远万里亲自送上门检测。但实际上，这些样品中真正的陨石少之又少。这一方面使科研机构应接不暇，另一方面爱好者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却得不到认可，感觉被科研机构拒之门外。

这时候就需要一条连接民众和科研机构的纽带。赵志强在十几年前创办的中国陨石网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中国陨石网聚集了一批经验丰富的志愿者，他们初步判断样品为陨石后，才会推荐到国家正规科研部门进一步检测。”徐伟彪说，“我们在中国陨石网推荐的样品中已经发现了很多陨石，如新疆罗布泊陨石、库木塔格陨石、哈密陨石，等等。希望陨石爱好者们利用好这个公众平台。”

后来，赵志强还在保定创办了一家赏石艺术博物馆，里面既展览真陨石，也展出假陨石，他希望通过各种方式让更多人真正了解陨石。

乱 “10年间处理2万多个求鉴帖，被确认的陨石仅有57块”

赵志强做这些努力是因为如今对猎陨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圈子也乱象丛生。

因为研究工作的原因，徐伟彪接触到大量陨石猎人，在他看来，国内猎陨圈两极分化严重。“一方面，部分陨石猎人公益性很强，与科学家有着良好合作，为科研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圈子里鱼龙混杂，骗子猖獗，伪科学泛滥。”

赵志强介绍说，一些假陨石组织故意编造伪科学理论传播，通过给猎陨初级爱好者“洗脑”诈骗钱财。他们利用一些民间迷信思想或迎合一些人的心理，故意将奇石、化石或地球矿物说成××陨石，到处叫卖，甚至利用网络传播陨石治病、疗效显著等谣言蒙骗大众。许多假陨石附有所谓的“检测报告”“鉴定证书”，但其实骗子并没有任何检测资质。一些虚假鉴定机构，会把假陨石说成真陨石，以鉴定费、拍卖费等名义诈骗，有人被骗十几万甚至几百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机构的工商执照里有‘陨石鉴定’字样，但实际上并不符合执照里注明的‘须有相关部门批准’的要求，让众

多陨石爱好者们真假难辨，上当受骗。”赵志强说，“如果有科学家和陨石收藏家、商家、爱好者仗义执言，还会遭到他们的污蔑中伤。”

这也是徐伟彪写作《天外来客：陨石》等科普书，赵志强创办网站、博物馆的原因。但徐伟彪坦言，科普的成效一般，“很多猎陨爱好者宁愿交几千几万元到虚假的鉴定公司、拍卖公司，也不愿买书来看。陨石科普仍然任重道远”。

很多猎陨者认为陨石稀有珍贵，能卖上好价钱，期待“一石暴富”。但实际上，能找到真正的陨石是非常难的。张勃说，自己找了这么多年陨石，也没有找到多少。赵志强介绍说，中国陨石网10年间处理了2万多个求鉴帖，其中被确认的陨石仅有57块，推荐到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检测并申报国际命名的只有39块。

张勃提醒猎陨爱好者，寻找陨石一定要以



画家武宗云作品《罗布泊的陨石猎人们》。

科学和理性为出发点，不要空有一腔热血，要多学知识，多看数据。

赵志强则呼吁有关部门加强管理、制定规范。“面对陨石行业的发展和兴盛，应该建立相关规范和行为准则，更需要到位的监管和制约。”

徐伟彪说：“希望广大陨石爱好者在科学和理性的猎陨实践中，一方面发现更多珍稀的陨石样品，为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提供宝贵的科学素材；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享受寻找、收藏陨石过程中带来的乐趣。”



赵志强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猎陨。



①赵志强和发现的第一颗罗布泊陨石合影。

②张勃在阿克布拉克陨石发现地。

③张勃在中蒙边境阿尔曼特山猎陨。

(本文图片由张勃、赵志强提供)